

## 第二十六回 報遠信巧遇遠歸人 覓幽棲專拜幽居叟

且不說這岑義前往山東。卻說岑夫人母子自從尚義村起身免不得車行陸路，船走水程，五鼓起身，黃昏投宿。幸喜五月天氣，還不十分炎熱。這蔣貴又一路謹慎，並不要岑公子費心。這日將到揚州地面，卻要換船前進。蔣貴道：“小的上岸先走一步，到碼頭左近尋個潔靜些的客店，等船隻一到好卸行李，省得到了那裏慌慌促促尋不出好店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甚好。”這蔣貴果然上岸，先到碼頭左近看了一座客店，講定飯食不論上下，一日每位一錢，連房金在內；要僱船隻，大小俱有，祇要客人看中意了，講定價錢，寫票承攬，不要客人的運錢。這日岑夫人的船到得已是日西時分，隨停在客店門首埠頭，卸了行李進店。當晚蔣貴將前船價值開發清楚。是夜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店主人領了岑公子到河下看船，正值一隻大車排子船載了一船客人到碼頭上來卸載。先是一個船頭上的客人馱著包裹雨傘一腳踏上岸來，正與岑公子打了一個照面，喫了一驚道：“這不是大相公麼？”岑公子見是岑義，連忙問道：“你往那裏去？”岑義道：“我正要往山東見大相公，不想在這裏遇著，不知太太可回來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現在店中，我正要看個坐船。你哥子怎麼不來？”岑義道：“一言難盡，這裏不便說話，且到店中見了太太再說。”岑公子見他有個不悅之色，正不知是何緣故。當下且不看船，就一同回到店中。

且喜岑夫人住在盡後一層，無閑雜人往來。岑義進內叩見了岑夫人，岑夫人驚問道：“你為甚到這裏？”岑義道：“小的哥子叫我到山東與太太報信，幸喜在這裏遇見了，若是錯過，豈不空跑一回？”岑夫人道：“你且說家中如何光景？你哥子怎麼不來？你嫂子幾時到家？怎麼隔了三個年頭竟沒有一個信來與我？”岑義道：“我嫂子並不曾回家。”因將家中的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岑公子終是個有膽識的人，道：“怪道總無音信，原來有這許多變故。”岑夫人聽了，知道無家可歸，便半晌說不出話來，祇道：“怎了？怎了？”蔣貴在傍道：“太太不用愁煩，俺爺原吩咐過小的，仍送太太轉去便了。”岑公子笑道：“你爺固是美意，但我們既已到此，斷無轉去之理。”因問岑義道：“你方纔所說，你家裏房屋還可暫住得麼？”岑義道：“小的哥子是這等說，太太或是在舅爺那裏多住幾時，或是接到小的家裏暫住都可。如今太太若是在舅爺處，回不回還在兩可，既已到了這裏，自然請到小的家裏去的是。就是房子窄小，恐天氣炎熱，太太嫌不便，那裏前後左右都是王鄉紳家的賃房，閑著的甚多，大相公去看中意的賃他一間暫時居住也可。況聽得說那個對頭不久也要離任，大相公還好去進大場。小的家裏到南省一水之地，來往也容易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你這話甚是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主意定了，不必再議。”因對蔣貴道：“煩你就去僱一隻船，我們早起身，不要在這熱鬧處耽擱，恐惹事端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母親所見極是。”因吩咐蔣貴：“你去僱船要與船家說明，我們要打從荻浦出口，到了荻浦還要暫停半日，或者竟與他講到湖州，或者祇講到京口，再換船亦可。”蔣貴應諾，就同店主人去了。

這裏岑公子又問了岑義許多細底，方知劉公子到家時房屋已經封鎖，諒無人可託祇得同了梅嫂兒回去，或者竟還住在許家亦不可知。祇是許家如何也沒有一個信來，真是令人不解。岑夫人道：“正是呢！那劉公子豈有不託許家寄信的理？縱然那許老者不十分關切，難道雪姐同梅氏也都不關切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正是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明日到了許公家裏便知分曉。”這岑義聽了他母子們說的話，一些頭由也不知，因問道：“是那個劉公子？那個許家？如何我嫂子住在他家裏？”岑公子道：“這事你如何知道？”因將大概與他說了一遍，岑義纔曉得何舅爺已故，卻住在蔣家，嫂子在上年秋間同許小姐回來的緣故，因道：“如此說，我嫂子一定在許家住下，祇是荻浦離家又近，一水之地，難道打聽不出我們搬回湖州去的信息？怎麼過了年竟沒有個信寄回來？”

說話之間，蔣貴已回，說：“就僱了方纔岑義哥搭的這個車排子船，共是四個艙口，桅篷舵櫓俱全。梢艙裏是船家家眷住的，官艙內太太住了，大相公住了中艙，我們在頭艙內盡夠住了。店主人與他講明四兩五錢銀子包送到湖州，一日兩餐小菜便飯，每人給他三分半銀子，若要葷菜，自己買了讓他做造不算柴火錢，已與他說過要往荻浦停住半天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這也算便宜的了，叫他就寫了船契來，看他要先付多少船錢好稱給他，就搬行李下船，到船上喫飯也罷。”蔣貴出去對店主人說了。那店主人道：“我這裏粗飯早已齊備，請太太同大相公喫了飯下船，省得他船上又另做飯。”岑公子聽見便道：“就在這裏擾了飯也罷。”當下就跟同船戶寫了契，注明船價銀四兩五錢，先付銀二兩，到日找足，開船日格外神福銀三錢，飯錢照例。岑公子都依了。蔣貴就先稱給二兩銀子去了。店主人隨吩咐端飯到上房去，甚是豐潔。岑義同蔣貴在外邊另是一桌，他們先喫完飯，就同本店小夥計搬行李下船，收拾停當，纔請岑夫人上船。岑公子見這店家飯食豐潔，竟算了兩日的飯錢與他，店主人甚是歡喜，還送了一罐十香小菜到船上來，給了那小夥計五十文錢。

當時別了店主人就解纜開船。岑公子對蔣貴道：“這船甚是寬綽，你們兩人在外艙也盡夠住了，祇是又要多勞你走幾天路。”蔣貴道：“大相公說那裏話？俺爺起身時再三吩咐，一定要送太太到了家，還要討了許老爺的回書，打聽了劉姑爺到這裏的消息，纔好回去報知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恐你轉來正是三伏天氣，路上暑熱難行。”蔣貴道：“不妨，小的單身獨自出路慣的。十分暑熱，午前就歇了店，到五更頭起來趕早涼走路纔爽利哩！”主僕們一路說長說短頗不寂寞。那船家姓葛，夫妻兩口，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娘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妹子生得甚是姣好，時常推開後艙門與岑夫人端茶送水，說說笑笑，甚是相合。

不祇一日，到了荻浦，已是未牌時候。在碼頭上停住了船，岑公子同了蔣貴上岸，訪問到許俊卿家來，看見大門鎖住。這周家原是緊鄰，周老人在日，門前開個小雜貨鋪，自周老人死後，鋪面也收了。他兒子在外經營，家中祇有婆媳兩個，一個五六歲的小兒子，閑常門也不開，岑公子不便驚動，正在踟躕，祇見斜對門一個老者約有六十多年紀，拄著根拐杖，問道：“這位相公是從那裏來？要尋那個的？”岑公子連忙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纔從山東回來，要與這裏許俊卿老丈送信的，正不知他往那裏去了，請問老丈高姓？諒必得知？”這老者道：“老漢姓餘，與許俊卿是對門鄰舍。他家自上年沒了他姑娘，險些兒要自己尋死。他舅子金振玉因怕他短見，請了他到家裏去同住。後來他舅子的叔子選了江西大庾縣的知縣，合家兒都到任上去了。記得去年秋間，有一個江西的劉相公也從山東到這裏來訪他，不得相會，留下一封書二兩盤纏託讓門周老兄寄往山東，不料這周老兄過不得幾日就病死了，這封書也不知寄去沒有寄去，老漢卻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他山東並沒有親戚朋友，這是誰人託相公寄來的信？”岑公子聽了，明知劉電會不著許丈，又知雪姐的母舅家無人，見我家又被封

鎖，自然同了雪妹與梅嫂兒一齊回江西去了，但其中情節與旁人說之無益，且恐反惹囉唆，因祇答道：“承老丈指教，這也是朋友託寄的信，既然不在祇好再來相訪了。”當即一揖而別，心中十分快悵，遂同蔣貴回船來，一一與母親說知。岑夫人道：“怪不得杳無音信，原來有這許多緣故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如今對頭還在，萬一知道我們回來的信息又生事端，不如早到了湖州再作道理。”當下就開船過了揚子江，到得京口天色已晚，停泊過夜。

次日五更開船。這內河裏好日夜兼行，不消三日夜已到了碧浪湖村。這岑義家離太湖有一里多路，他後門離湖汊祇有一箭之地。岑義叫他把船從大寬轉搖入湖汊裏來，在自己後門口灣住，上岸來打後門。他妻子聽得出來開了門，問道：“你怎麼就回來了？”岑義道：“太太同大相公到了。”一面說一面到前面來報與哥子，岑忠倒喫了一驚，問道：“你們怎麼恰恰兒就遇得著？”岑義遂將揚州遇著的話說了。岑忠道：“這也難得，若錯過了，豈不空走一遭？”當時也不及細說，叫：“兄弟，你把房子快些收拾出來。”原來他這房子是裏外兩進：外邊另是一座小小門樓，門內一個院子，外邊三間瓦房，夾了一間，堆放了家夥什物，兩間做個客座；進裏又是一個院子，三間瓦房，一間堆放糧食等物，兩間做了上房。每邊有兩間廂房，左邊一間做了廚房，空著一間供了祖先，右邊兩間岑忠住著。如今岑忠叫把上房騰了出來與岑夫人母子居住。岑義夫妻兒女移在右邊西廂房內，岑忠移在左邊供家廟的房內安鋪。

當下岑義在家搬移，岑忠同一個做短工的到船上叩見了夫人、公子，就叫短工幫著蔣貴搬取行李到家，因不見自己妻子在船，便問：“他如何不服侍太太回來？”岑夫人道：“說來話長，且到了家慢慢的說。”當下岑義媳婦與女兒到船上來，接了岑夫人上岸。

岑夫人四下看時，山明水秀，十分清雅。左邊一帶都是王進士家的高樓大廈，後邊一帶風火牆垣包住，當中一座後牆門。側邊另是一帶青牆，也有一座小小後門，離岑義家後門約有兩箭多地。堤邊一帶都是垂柳。岑夫人進了後門，就是個小小園子，種了些蔬菜。側邊一個小角門，進來就是上屋，雖然不大，卻也潔淨。岑夫人到了上房，他弟兄兩個同媳婦重復參見了。岑夫人看見岑義的這雙兒女道：“好個女孩子，倒生得端正，日後是有福氣的。這個孩兒也甚清秀，盡好讀得書，祇是這房間窄小，天氣暑熱，我住在這裏恐你們不便。”岑忠道：“我兄弟、弟媳在這右邊廂房住下，老奴前面也好安歇。太太若恐暑熱不便，這裏王進士家多的是賃房，明日大相公去看一間合式的，暫時賃住也可。”當下岑忠叫兄弟宰雞做飯，岑公子一面叫蔣貴算清了船錢，打發船家去訖，一面母子們檢點行李，祇好同在一房。還有家下搬來的一切箱籠物件，都堆在上房中間，已是沒了空處。

當日喫畢飯，天色已晚。主僕們在院子裏納涼，大家纔敘起這別後的緣由，通前徹後，一問一答足足說了半夜的話。岑忠纔曉得妻子不回，往江西去的緣故。岑夫人道：“那劉公子服滿後就要往山東去迎親，那時他必然帶你妻子回來。若到江南再找尋我們不著，到了山東必然知道。他娶親回來必定要到我們這裏來探望，那時纔得順便送你妻子回來。你若十分不放心，改一日與你幾兩盤纏到吉水縣去接了他回來也可，又好奇這封蔣家的信給他，也是一舉兩得。”岑忠道：“既是那許姑娘拜繼了太太，就是自家姑娘一般，他在那裏陪伴也可。蔣老爺這封書既不是緊要的事，且再覓便寄去，不用多費這盤纏。如今所望的，祇要這對頭走了，大相公就好回去進場。”因說起多虧了徐師爺約會三學相公聯名具保，一力申辯，纔保全了大相公的功名。母子聽說，都十分感激。當夜直說到月落參橫，夜深涼透，纔各安歇。岑忠這夜陪蔣貴在外邊堂屋內打鋪睡覺。

次日，岑夫人母子相商，先須打發蔣貴起身，免得山東記念。因將許丈同他妻舅於上半年即挈家往山東大庾縣親戚任所，劉三兄到來不遇，託緊鄰周老人寄書，又值周老人病故將書遺失，並自己遭變暫在湖州碧浪湖村老僕家暫住，雪姐與僕婦俱同往吉水的緣由，逐一備細寫了一封書函，封了五兩盤費、二兩勞使，當日與蔣貴道：“勞你千里往返本當留你安息幾天，一來因恐你大爺懸望，二來這裏房間窄狹，天氣炎熱，就是我們也還要另尋房屋。你回去多多拜上老太太、大爺、大奶奶，我們這裏凡有事故定當專人通報。這是一封備細書函並五兩盤費，格外二兩與你買雙鞋襪，祇是莫嫌待慢。”蔣貴道：“小的看這裏房間，太太與大相公原祇好暫住，須另尋一所住房纔好。這路上往返盤費大爺都交付與我，吩咐不要大相公費錢，連賞也是不敢領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你爺雖如此說，這來的盤費已都是你爺的了，勞你一路辛苦，豈有叫你空手回去的理？我書上也並不曾提起給你盤費的話，你也不必在大爺面前說起。”蔣貴道：“這個小的一發不敢，就是領了大相公的賞，小的也一定要對大爺說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有賢主必有賢使，實是難得。但你若必不肯收，倒象是嫌輕了。”蔣貴見如此說祇得叩頭謝了。當晚岑公子叫岑忠收拾了幾樣葷素喫飯，就叫他兄弟兩人陪他多飲幾杯，祇當送行。蔣貴又進來與岑夫人叩頭謝了。岑夫人又吩咐：“回去多拜上你老奶奶、大爺、大奶奶、姑娘，說我致謝不盡，若有便人務必寄個信來。”蔣貴應諾出來，與他兩弟兄談說那許姑娘還魂故事，喫了更把多天的酒，次日五更趁早涼起身，回山東去了。

且說岑夫人因天氣暑熱，與岑忠商量，必得另尋一所房屋纔好。岑忠道：“這裏王進士家賃房甚多，祇有他東邊一所房子最好。前年也是個相公賃住，後來搬去了，他卻不肯賃與平常人家居住，到如今還空著在那裏。這村中有個老道學先生叫做嚴潤蒼，是王進士最敬重的，就是大相公避讎的事他都是知道的。明日大相公去拜他一拜，煩他同去看看王家這間房子，若中意了，祇煩嚴先生說一聲，王進士無有不依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這卻甚好。”到次日一早，寫了一個晚生名帖，就叫岑忠領了前去拜望。正是：

祇因欲覓幽棲地，必定先尋處士家。究竟不知如何相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純用省法，如岑公子雇船恰遇岑義，店中岑義備述家中情由，到岑忠家晚納涼敘話等句，皆省筆也，又有極不省法，如岑義家後門一段，房屋一段，又皆不省筆也。其省處人皆知其中情節。不省處人卻不知道其預為安設，各有其妙。讀去便有桃花流水，別有天地，史遷復生，亦當首肯。